

陝西傳統劇目彙編

秦腔

第一五集

陝西省文化局編印

陝西傳統劇目彙編

秦腔

第十五集

陝西省文化局編印

一九五九·西安

編者按：“三知己”一劇，對農民起義的看法是完全錯誤的，特別表現在十四、十五、十六回中，對農民革命領袖李自成有嚴重的歪曲事實和辱罵語言。如把李自成呼之為“大王”“三輔流寇”“闖賊”；更把李自成與引狼入室的漢奸吳三桂混為一談，因而借李自成口說：“我胡鬧吳三桂更是胡鬧”“吳三桂，賣國賊，我賊逃走，你賊追趕，我賊若死，你賊不遠”；而對於明末政治黑暗，宦官魏忠賢擅權，朝綱不振，暴斂橫征，民不聊生，加之漢奸吳三桂勾引異族內侵，以致明亡；作者對此不加批判，反用清朝統帥豫王多鐸之口說成：“我們北朝的土地，乃得之于闖賊，非取之于明朝”，顯然這是為末明王朝解脫亡國罪責。當然此外尚有類似問題，不再一一列舉。但這個戲在刻劃史可法英雄形象上還較好，因此，也選編全集之內，以供讀者研究或改編整理時的參考。

目 录

三知己.....	(5513)
呂四娘.....	(5611)
关中书院.....	(5707) ✓
宮錦袍.....	(5839)

三 知 己

范 紫 东 編

剧 情

明末，宦官魏忠賢專权，大杀东林党人。忠臣义士咸遭毒手。史可法志在除奸保国，赴京应试。途遇知己傅以漸出京南遊，告以国事不可为，劝史勿求取功名，以免遇害。史不計一身安危，决然赴試。主考左光斗一日遊寺，見史文稿，視為奇才，欲取为解元，不料誤中周延儒。周系小人，依附魏閹，陷害左公。史可法痛恩师之遇害，除奸保国之志益坚。

崇禎登极，魏閹被誅。新权貴互相利用，狼狽为奸，朝事愈加混乱。史可法虽得重用，奈大厦将傾，独木难支。

傅以漸浪遊江南，訪問佳人名士。伊密之將其新聘之爱姬王素云送傅为妻。傅視伊，王及史可法为其三知己，以此自豪。江都县令欲結权貴，誣傅拐騙田府歌妓，拿官定罪，幸被史可法救之。史劝傅帮办文案，傅以明朝江山实难挽救，不愿从，仍与爱妻潛心談書。

闖王李自成攻进北京，崇禎自縊。吳三桂聞爱妾陈圓圓被闖王掠去，冲髮一怒，引清兵入关，万里江山遂归滿清。清兵南下，史可法坚守揚州，浴血抗敌，壮烈殉国。傅以漸应清廷試中狀元，适伊密之夫妇被拿到京，傅救之得生。

次 场

第一回	都門留別	第八回	微服探監	第十五回	奉旨北伐
第二回	解貂庇寒	第九回	田府送禮	第十六回	追救愛妾
第三回	田府却婚	第十回	新主議政	第十七回	忠良拒降
第四回	開場閱卷	第十一回	縣官徇情	第十八回	北归避禍
第五回	拜謁坐主	第十二回	田府餞行	第十九回	死難殉國
第六回	江南訪艷	第十三回	繡鞋招禍	第二十回	誤入綠林
第七回	拷打御史	第十四回	灤州拆書	第二一回	援救知己

人 物 表

傅以漸	小生	生員	家將	杂	
史可法	生	生員	卒	杂	
左光斗	老生	都御史	甲乙公差	杂	
小和尚	杂		丙丁公差	杂	
丁素云	杂		老百姓	杂	
王圓圓	小旦	歌姬	江都令	丑	县官
陈圓圓	花旦	歌姬	娥鐸		
田貴妃	丑	翁	多滿	武淨	豫亲王
周延儒	副旦	崇禎帝妃	甲乙兵	杂	
甲房官	小丑	生員	伊夫人	青旦	伊密之之妻
乙房官	末		万人敌	淨生	
伊密之	外	公子	朝人	杂淨	
魏忠賢	副生	太監	李自成	丑	闖王
許显純	淨丑	撫司理刑	牛金星	杂淨	闖王將
門監	杂		差	丑	
甲內侍	杂		甲乙	淨	
乙校尉	老生	大学士	报	杂	
韓三桂	武生	兵			
吳衙役	杂				
甲乙					

第一回 都門留別

(小生傳以漸儒巾上)

傅以漸：(引) 時亂年荒世業空。

零星書劍任飄蓬。(坐)

(詩) 國破山河在。

城春草木深。

烽火連三月。

家書抵萬金。

小生姓傅名以漸、山東聊城县人氏。自幼父母雙亡、舉目無親、從此遊學京城、多年未曾回家。現在朝政日非、國事愈不可問、京城地方已成危險之局、不免前往江南遊歷一回才是。

(唱) 自那年遊京華揚鞭走馬。

屈指計整三載不曾回家。

偏不幸遭旱災年荒甚大。

眾黎民多餓死難度生涯。

想到此不由人雙淚齊下。

可恨我拋鄉井流落京華。

今日里治行裝一心南下。

到江南見親舊細問根芽。(背行囊下)

(史可法儒巾担書劍上)

史可法：(唱) 離本郡上北闕去應鄉試。

滿眼中流離苦動人悲思。

此一去倘若还成名得志。

把国事我总要竭力扶持。

学生史可法、表字宪之、河南祥符县人氏。今年想应北闕乡試、因此负笈进京。眼看已到外城、不免加步前往。

(傳以漸上)

傳以漸：(唱) 出京城望云树凄凉万狀。

恨不得一半日赶过大江。

猛抬头見一人書劍北上。

原来是史仁兄到此觀光。

那是史仁兄。

史可法：那是傳賢弟。

傳以漸：我兄書劍北上、想是有志上进、待我先与仁兄将担子卸下。(取担子)你我弟兄坐了再敘。(同坐地上)

史可法：請問賢弟、此番出京、有何事故。

傳以漸：仁兄不知、小弟以在京华、流落数載、只是客况不堪、心想到江南遊覽一回。

史可法：可、原来賢弟要往江南。

傳以漸：正是得。

史可法：如今北闕乡試、日期不远、賢弟既在京城、下了科場以后、再往江南、岂不是好嗎。

傳以漸：照这样說起、我兄想必是到北闕下科場来了。

史可法：倒是不错、为兄特来下場、賢弟为甚么偏要出京。

傳以漸：仁兄不在京城、不曉得現在时局。刻下这功名、实在是要不得了。

史可法：怎么說这功名要不得了。

傳以漸：仁兄、你看朝廷大权、尽在魏忠賢那个閹人之手、把我們东林君子、杀的杀、赶的赶、差不多就一網打尽了。如今

朝中的人士、不是魏忠賢的亲族、就是魏忠賢的义子。即
就是你得了功名、不附魏忠賢、还是在朝中站不住脚、所
以为弟便不情愿下这科場。

史可法：賢弟为何拘执若此。岂不知家貧思賢妻、国乱思忠臣。所
以这个时候、正要出头救国。

傅以漸：仁兄你看、外有滿州强敌、内有关輔流寇。而且宦官專
权、朝政不綱。依我看来、不过十年、这明朝的江山、就
要破碎、我兄虽有出头之地、也是无益于国有害于己了。

（唱）魏忠賢拿政权朝事混乱。

众黎民受困难四海不安。

我縱然得功名一步荣显。

只恐怕这性命不能保全。

史可法：（唱）听賢弟讲此話頗有识見。

那魏閹真是我人民仇冤。

此一去倘若还一步荣显。

把权奸要剷除巩固河山。

賢弟、依你的主見、总是不肯下場。

傅以漸：仁兄学业深厚、自然要出人头地。如为弟学殖荒落、就是
勉强下場、也是不能中的。

史可法：賢弟过謙了。

傅以漸：你我弟兄还是各行其志、就此告別了。

（唱）常言說人生貴适志。

史可法：（唱）长亭話別长相思。（分下）

第二回 解貂庇寒

（左光斗行裝帶家丁上）

左光斗：（唱）出門來偏遇着風雪撲面。

只覺得風刺骨偏體發寒。

科場主考左光斗。刻下科場日期尚遠、每日消閒無事、因此出城散步遊覽。誰料遇着恁大的風雪、不免加步進城才是。

（唱）風雪中這景物倒還好看。

但只是身體上寒冷難堪。（下）

（佈佛寺景史可法上）

史可法：（唱）到京城暫住在佛堂僧院。

有曲徑通幽處分外清閒。

每日間談詩書研習經傳。

却怎麼北風起地凍天寒。

史可法。到京以後、心想在那會館旅舍居住、只是閑人太多、不便潛修舉業、因此小住在這個龍泉寺內、每日窮經讀史、倒也清靜、今天風雪交加、實在寒冷。哎、怎麼說寒冷、我還是啟開筆硯、努力用功才是。

（唱）在寒窗下工夫啟開筆硯。（坐）

卻怎麼筆硯凍墨池冰堅。（呵筆、寫字）

霎時間這經義已成篇段。（取紙看）

少休息我還要詳細改刪。（睡着左光斗上）

左光斗：（唱）地面上太泥滑行走不便。

且避在寺院內片刻流連。

風雪更覺嚴厲、前邊不遠便是龍泉寺、不免在這寺內暫避一時。（進門）

（唱）進山門我只到大雄寶殿。

有金剛和護法站立兩邊。

這一旁還設着文房書案。

一書生藉臥在書案旁邊。

呵、那旁還有書案、恁冷的天氣、這一書生竟然在此睡着了。這案上還有文稿、待我看来。

(唱) 在書案取文稿仔細觀看。(看)

初脫稿滿紙上墨痕未乾。

這文章含經濟胸藏萬卷。

並不曾落俗套漲墨浮烟。

真性情流露出肺腑如見。

這人才有根底並非等閒。

倘此人在今科不能中選。

本主考持文衡問心怎安。

我有心將此生一聲呼喚。

呵、慢着。

驚起了南柯夢為甚事端。

可憐他是寒士衣裳不暖。

只恐怕睡夢中受了風寒。

好的、今科是一定要中的。(將文稿置案上、走) 哎呀不妥、恁大的風雪、他的衣服很單薄、倘若是夢中受了風寒、如何是好。呵、有了、我還是將我身披的這件貂鼠兜蓬、與他蓋上才是。(脫外套、蓋于史身上) 這一下不冷了。(笑) 這位小沙彌走來。

(小和尚上)

小和尚：客官有何話講。

左光斗：東廊下那位書生、他是何人。

小和尚：他是下科場的一位舉子。

左光斗：原是一位舉子。他叫甚么名字。

小和尚：叫甚么史可法。

左光斗：呵、史可法。（伸大指）他是那里人氏。

小和尚：河南祥符县人氏。

左光斗：呵、他原是祥符县人、在此下北關場来了。他为甚么住在这里。

小和尚：他言說京城这个地方、人山人海、別处覺得繁杂、不能潛心談書、所以独自一个、住在这里。

左光斗：是得、不錯。（伸大指）这位先生倒是很好、你还是好好伺候于他。

小和尚：理會得。

左光斗：（念）雪中喜見无双士。

榜上应書第一名。（看）

小和尚：哎、这位客官进来的时候、曾見他披着一件兜蓬、怎么去的时候、身上并不曾披、沒不是遺了嗎。（看）怎么不見呵。

（再看）呵、原来在这位先生身上披着呢。（再看）这件东西、象是貂鼠的。（想）哎呀很值钱呀。他在睡梦之中、如何曉得此事、不如趁这机会、将这东西捲包了。呵、这个賊做过去、毫无踪跡、还是悄悄儿从他身上可揭下来。

（揭下、看）好东西。（抢下、史醒）

史可法：（慢唱）冻醒来渾身发冷战。（打战）

风雪交加天气寒。

哎呀恁大的风雪、怪道我冷的要紧。

（唱）昨夜晚談書未合眼。

难怪今日睡半天。

草就的文稿在書案。

从头还要仔細参。（F）

第三回 回府却婚

(小旦王素云古裝上)

王素云：(唱) 女裙釵只落得桃花薄命。

自幼儿习歌舞維揚城中。

恨六朝金粉地花鳥繁盛。

倒教人坐不安睡也不宁。

那主人太俗鄙商賈慣性。

縱然是得宠幸怎好定情。

想到此越教人神情不定。

女孩儿在世間难計前程。

裙釵王素云。自幼父母双亡、举目无亲、流落揚州、一在商人田曉家中、与陈圓圓姐姐学习歌舞伎艺、倒也快活。但是終身大事、不知託于何人、教人寢食难安。

(陈圓圓上)

陈圓圓：(引) 姑娘身榮幸。

前去报素云。

陈圓圓。小姐得了喜信、且报素云姐姐得知。素云姐姐、你怎么在此发起疵来了。

王素云：請問圓圓姐姐、你慌张着为何。

陈圓圓：今天有一樁喜事、特来报于姐姐得知。

王素云：甚么喜事。

陈圓圓：姐姐不知、老爷今天从信王府回来、說是将咱家小姐許与信王、作了妃子了。

王素云：哦、信王是誰呵。

陈圓圓：姐姐岂不知当今皇上的御弟、名叫由检、封了信王、就是

此人。

王素云：我当信王将姐姐聘为妃子了、原来聘的是小姐、那与我们有甚么喜处呢。

陈圆圆：姐姐不知、信王现在虽无大权、将来却有作皇帝的希望、那时老爷就是国老皇丈、咱们跟上、也荣幸万分。

王素云：姐姐、你是与老爷有了特别关系、这个荣华自然配得上享受。妹妹将来不知身落何地、不敢沾这余光。

陈圆圆：你这性情、也未免太乖僻了。老爷曾对我說、他久想将你收房、只因你性情执拗、着我奉劝姐姐、你怎么至今还是这个态度。

王素云：姐姐你看妹妹本是一副贫穷的骨相、只要能嫁一位处士、便可断送此一生、实在不愿享受这皇亲的幸福也。

（唱）依本是薄命人贫穷骨相。

全不想附驥尾乞借余光。

那田畹也不是高門名望。

自幼儿习商賈小住維揚。

貪貨利逐声色江湖浪蕩。

拥厚資結权貴联姻宮嬪。

掠金粉买胭脂艳福坐享。

玩弄了多少的越女吳娘。

請姐姐把这話休对我講。

終身事小妹妹自有主张。

陈圆圆：姐姐縱然有这主张、但是老爷未必放手、你还要三思。

（田畹上）

田 畹：（唱）我本是关中大腹賈。

揚州奇貨尽可居。

每日吃飯要溫补。

一頓海參一頓魚。

揚州大商号老板田畹、陝西人氏。自幼来到揚州經商、多亏販了兩宗私鹽、就在此滋潤起来了。因此买了好多越女吳娃、每日与他教着彈、学着唱、本老板隨便在这金粉堆中探花寻香、实地受用、实在快活。但是其中有兩個家姬、一个叫做王素云、一个叫做陈圓圓、這兩個才色伎艺、冠絕一时。好在这个圓圓姑娘、性情和順、很能揣我的心、隨我的意。只是这个素云姑娘、看着那样秀 丽、总 是 不 大順手、好象帶般的毛栗子、你一下手、才扎里扎娃的、終是吃不到口里。今天閒暇无事、不免和这个姑娘倒蛋一回才是。

(唱) 王素云对待我太不順手。

今日里要溫存这个了头。

倘若还照从前那样乖拗。

我还要下工夫軟語綢繆。(进門)

王素云：老爷回来了、我們先与老爷恭喜。(同拜、田坐)

田 畹：你們今天道的甚么喜。

王素云：我家小姐、已經許与信王为妃、这岂不是大大的个喜事嗎。

田 畹：那是你小姐的喜事、你們还是給你小姐道喜才好。

王素云：哎呀、今天这个风头还不順。

陈圓圓：老爷、怎么这样说、难道我小姐的事、老爷还不喜嗎。

田 畹：我虽然說欢喜、总是不甚高幸、不大痛快。

(陈拂田之鬚)

陈圓圓：老爷你看、这些粉白黛綠、鶯歌燕舞、还有甚么不高幸、有甚么不痛快呢。

田 畹：別的莫要說起、你瞧素云姑娘那个态度、总是和你大不相

同。(拍陈肩)

陈圆圆：人家心性比我也聪明、眉眼比我又伶俐、自然是大不相同。(云背身)

田 晓：不是这样說。

陈圆圆：却是怎样讲。

田 晓：你瞧你与我多亲近、她与我多疏远。总是对我不亲热、和我不妥协、我怎能高兴、怎能痛快呢。(云拂袖再退)你再瞧、越說越走走的远了。

陈圆圆：老爷你不曉得、她那个人脸皮儿很薄、差不多指头这样一彈、便能彈破。你教她和你就照我和你这个样儿、那是很羞澀的。老爷还是将她先收上一房、自然名正言順、不愁和你不亲热、不愁和你不妥协。

田 晓：这还有理。呵、素云姑娘你听呀。

(唱) 这几年在我家征歌选舞。

我待你最珍重并不含糊。

收了房我将你特別照顧。

你莫要使性子負了老夫。

陈圆圆：姐姐、老爷今天这話、你还是依从了才好。

王素云：老爷。

(唱) 常言說山可移人心难轉。

陈圆圆：你怎么还是这样执拗些。

王素云：(唱) 自幼儿不曾慣与人周旋。

陈圆圆：你学着学着就慣咧。

王素云：(唱) 乖僻性好一似鉄铸銅炼。

陈圆圆：哎呀就这样坚硬嗎。

王素云：(唱) 想圓轉倒底是宁折不彎。

倒不如教依家自受貧淡。

嫁与个穷措大也不嫌。

与老爷充后房根器太浅。

少福泽寡应酬又短語言。

揚州城金粉地不少淑媛。

況且是閨房中尚有圓圓。

如不然依便要自寻短見。

你莫要把此事看作等閒。

陈圓圓：姐姐你的話怎么这样难說嗎。

田 曉：你听、到底总是瞧不起我。

王素云：依家敢說瞧不起老爺嗎。只是老爺現有圓圓姐姐、連別的
姬妾也就夠了。依本是个穷命人、享不了这样厚福、还請
老爺开籠放鳥、那便感恩不尽。就是嫁于一位寒酸处士、
依也甘心。至于給老爺充后房的那事、却是万万办不到。

陈圓圓：姐姐、怎么还是这样坚决嗎。

田 曉：这个了头、还是这样强硬。素云了头、你放明白些、你看今
天这事、还是由你嗎、还是由我、你敢和我击掌。

王素云：誰肯和你击掌。倘若不由我、我便。

田 曉：你便怎么样。

王素云：我便是一死。

田 曉：你如何得死。

王素云：那魚池古井、都是死的地方、有甚么不得死。

陈圓圓：姐姐你怎么逆命拚呢嗎。

田 曉：你既然以死相爭、我先問你个道理。

王素云：人到了穷途无路、只有一死、这有甚么道理呢。

田 曉：不是这样說、只是你方才言道、就是嫁一位寒酸处士、你
也甘心、你瞧我那一件不胜那些寒酸。

王素云：只有一件。